

Stand by me Pleiades Part 6

翻译：Tom111335

校对：禁书库归档处翻译组

润色：Tom111335

图源：Ice

本篇为Comic Alive短篇，发布于2022年11月26日，是Stand by me Pleiades系列的最终章。内容为艾米莉娅阵营拯救奥托，以及最终得到了昴的消息，决心奔赴瓜拉尔的经过。长月加了特别多的搞笑元素，尤其是新增的两位人·间·好·队·友，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坑死奥托。

阅读本篇前建议先阅读本系列前面的短篇，了解背景，这个系列故事发生在文库第25卷后（昴被传送到佛拉基亚帝国，而本系列讲述的就是艾米莉娅阵营前去帝国找他的故事），前面的短篇都可以在本文集目录里找到。

**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转载须经译者授权并标明出处。**

1

——在莫佐托镇的一个昏暗小巷中，一位身材高挑的女性走过。

这个女人腰背挺直，长长的金色头发垂落在背后，走路时伴随着安静的脚步声。从头发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她的脖颈、耳朵以及略微透出来的白皙透明的皮肤，光是看到她的背影，便能想象出其令人窒息的美貌。

然而，对于在其之后凝视着她的身影，差点喉咙发出响动的人们来说，最具魅力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那撩拨鼻腔的血液的香气。

看上去，这位女性的左臂受伤了，从袖口处可以隐约看到她的手腕缠着绷带。血已经停止流出，似乎伤口不太严重。

然而，伤口虽然并不危险，但散发出的血液的芳香却无法掩盖。

因此──

“────”

黑暗中，两名猎人屏住呼吸，交换了眼神，传达了彼此的意图。

犹豫的理由，观望的借口，这一切的一切在那令人陶醉的血液香气面前都消失了。品味着那令全身战栗的感觉，两个人慢慢从阴影中钻了出来。

没有声音，没有预兆，悄悄地摸到了对方的背后。这即将入夜的城镇也许已经传开谣言，但这里极端的不警惕还是令人感到震惊。

然而，他们现在十分感激此时此刻的不警惕。曾经因为没能准备贡品所经受的严厉斥责，以及那懊悔的感觉都成了值得的忍耐。

从背后偷袭，一瞬间夺走她的意识──或许在捕获的同时，再用指甲轻轻地刮伤，让鲜血流出。

就在他们舔舌的瞬间。

“──很想抓吧，但那可不行啊”

「「欸」」

那粗野声音的主人从背后拍了拍他们肩膀，让两人像被击中一样转过头来。于是，他们发现本应从背后抓住女子的他们，自己的背后却站着个某人。

那是个在黄昏巷子中有着翠绿眼睛，以及一副锐利的犬齿的人影──。

“──”

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从脊背中向上窜，本能驱使着身体动了起来。

被那甘甜芳香的血液香气吸引是出于本能，反射性地举起爪子也是本能行为的表现。但是，无论是哪个被本能驱使的行动都没有成功。

抬起的手臂被对方若无其事地用手抓住了。

另外两条反射性行动的手臂则也被另外两人同时制止住了。然后，被震惊的动弹不得的两人看到对方用力把他们手腕往上一掰，

“老实点吧！”

视野回旋，后背被无保护地摔到了地面。窒息的感觉袭向全身，连一声惨呼都发不出来，意识就被染成白色，迅速远去。

字面意义的人事不省，连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意识飘向了远方──

“加菲，你太过分了！”

“没办法啊！本大爷也没想到会这样！”

“等等，你们俩！啊，不行！要昏过去了！”

在即将断绝的意识之外，传来了混乱的争吵声。

他们可能会死吧，这种悲观的想法在头脑中闪现，如果这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听到的声音，那就太可怕了。

因此，他们拼命地祈祷，希望这不是真的，直到他们的意识快要彻底消失。

2

“──原来如此，是绑架结婚啊。”

在安抚着铁笼中啜泣的女性们并成功地获取了一些信息后，奥托用手轻抚自己的下巴，静静思考。

他刚刚在巷子里突然遭到袭击，被绑住，然后被带到了这里——这个明显是实施了莫佐托和附近城镇中备受关注的『绑架结婚』的组织的秘密基地的地方。

刚才那位以夸张的姿态和声音发出问候的高个男子，自称为贾克罗泽·布劳的人，似乎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也是蝙蝠人的代表人物。

“────”

整理着情况的同时，奥托首先诅咒自己的不幸。

他有自觉自己在哪里都容易卷入不幸的体质，但最近他一直生活在艾米莉娅的阵营中，或许让他有点放松了。

更何况，这里是奥托的常识无法通用的佛拉基亚帝国。

应该更加谨慎地考虑独自行动可能引发的后果的，他这样反省道。

“但是，如果我过于反省，我可能甚至会将在普利斯提拉发生的事情归咎于我的不幸，所以应该适度地保持自我反省。”

本来，就走到哪里都会带来不幸这一点，昴和艾米莉娅也可以说是一样的体质。虽然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令人沮丧，但要不是这样的体质，也不会有现在的邂逅，所以也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

无论如何，

“从周围的情况来看，我是被误认为是女性吗...…”

虽然不想太多地思考这个问题，但现场证据似乎表明了这一点。

在他周围这些称不上舒适的铁笼里，大约有二十名被囚禁的人，全部是女性。如果贾克罗泽是『绑架结婚』的新郎，那也就合情合理了。

唯一的不同点，恰恰是奥托自己。

实际上，奥托故意选择了让人难以辨认他体格的服装。

他也清楚自己中性的面部特征，所以被误认为女性并不奇怪。在谈判时，这种缺乏威慑力的脸和体格可以成为推动交涉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一张牌。不过，

“像这种情况，我真羡慕菜月先生和加菲尔的凶狠眼神呢……”

虽然这种特质会让人不适合谈判，但却是个很有吸引力的远离麻烦事的办法。当然，凶狠的眼神也能招来别的麻烦，所以什么东西都不是理想的。

最终，人是无法使用被分配的牌以外的东西来参与胜负的。

眼神、面容、声音、身材，如果能随意更改这些，那就太好了，但那只是奢望。——或者该说，是失去了自己这个宝贵的资本。

“──集合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吧。”

根据女性们的说法，『绑架结婚』的传言在莫佐托广为传播。奥托没有出现在预定的地点，将这一去向和传闻联系在一起，对于艾米莉娅等人来说应该不难。

通常情况下，这种想法会被嘲笑为荒谬无比，但芙蕾德莉卡和佩特拉知道奥托曾经女扮男装的事实，所以她们很容易就能想到这一点。

此外，昴和罗兹瓦尔的奇思妙想也派上用场了，虽然那一点也不好笑。

“关于这点，把责任都推在那个边境伯上就有点太过分了吧。需要责怪的是菜月先生制造了个恶劣的先例。”

总之，奥托决定不搞事情，等待艾米莉娅等人救援方为上策。

如果他拙劣地策划逃脱，那除了奥托之外，其他被绑架的女性也可能受到危险。所以，即使感到无奈，他还是决定静观其变。

姑且，只要没有被发现是男性，静观事态就不会有大问题。

“不要引起太多注意......感觉要刻意让声音尖一点......”

如果是昴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以让奥托惊叹的程度完美地扮演女性吧。如果是加菲尔，即使被发现是女装，也可以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简单来说，正是第一半吊子的自己才导致了现在的窘境。

至少，祈祷贾克罗泽他们一伙能花更多时间挑选新娘──

“——时机成熟了！是时候选择吾辈的血之新娘了！”

“什、什么！？”

就在做好长期战斗的觉悟和期望的瞬间，听到这份热情的话，让奥托不由得做出了反应。他急忙捂住嘴巴，但在做出如此戏剧性反应后再这样已经太晚了。

在这个散落着被绑架女性的笼子的奇怪空间——充满寒冷空气和黑暗的洞穴里，随着踏在坚硬地面的脚步声，贾克罗泽出现了。

这位目光坚定的强壮男子，用他紫色的眼睛盯着捂住嘴巴的奥托。

“怎么了，我们的新娘候选人。没想到你竟发出如此惊讶的声音。”

“不，那个……只是觉得是不是太性急了些。还以为你们会花更多时间，来选择与古老的血相配的新娘。”

奥托缓缓地摇着头，用袖子遮住嘴巴，回答道。

他刻意使声音显得尖细，低头仿佛在害怕，以此姿势来掩饰他的身材和性别。

如果可能，他本来不愿意多说，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

就这样，尽管奥托的内心在别的地方，贾克罗泽却抱起强壮的双臂道，“唔”。

“新娘候选人，你的说法可以理解。但吾辈...... 甚至于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但是，选择血之新娘不应该如此简单吧？考虑到古老的血的尊贵，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可不容易......”

“所言极是。然而，吾辈从一开始就觉得不会那么轻松地找到与古老的血相配之人。那是一种奢望。与其如此，将选择的新娘升华为与古老的血相配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嗯，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

比他想象的更为正经的回答，让奥托感到困惑。

贾克罗泽的回答比他想象的更合理，意外地非常现实。实际上，只要将古老的血解释为家世，不过度奢求新娘的选择，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答案。

问题在于，收集选中的新娘的方式本质上是绑架，就奥托所了解的文化，用这种方法与新娘结成友好关系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贾克罗泽的想法在起点就存在问题。

如果这就是贾克罗泽他们，乃至蝙蝠人选择伴侣的方式，并一直将这种方式持续到了现代，那么奥托感受到了文化上的隔阂。

“但是，看来你为吾辈和血族如此认真地考虑了啊。”

“欸？”

“被以这种方式带走的女孩们，大多都会伤心欲绝，哪怕与吾辈交谈一句都不寻常。然而，你尽管声音颤抖，却仍维持了不同的态度。或者说...”

听着贾克罗泽感动不已的声音，奥托感觉身体被不详的预感灼烧。然而，即使被这种不祥的预感灼烧着灵魂，它能否被阻止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意愿。

因此，奥托对它完全没有办法——

“或许，你才是吾辈相称的伴侣。”

“——”

——奥托感觉，他迟早会被说这句话。

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被称为自恋，但他有种话题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感觉。就是这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贾克罗泽的双眼透过铁栅栏凝视着奥托。不知何时，周围的女性停止了哭泣，眼中充满了微弱的期望和好奇。

期望可以理解。如果一个新娘被选中，那么剩下的候选人可能会被释放。但是，好奇心是怎么回事？奥托不想知道答案。

“你，叫什么名字？”

他考虑着不如冲动地回答“奥托·苏文”，但根据情感行事通常会带来反省和巨大的后悔。所以他强忍住了。

奥托强忍着，告诉自己应该最大化利用这一状况。

告诉自己的同时，他想好了答案。他做出了决定，说道。

“——鄙名奥黛丽·苏弗勒。”

3

“那么，贾吉和莫泽的哥哥是『绑架结婚』的新郎吗？”

“呃，嗯......” “没错。”（译者注：记住这个“没错”，数数它后面出现几次。）

“这样啊......但是，即便要找自己的新娘，我认为你哥哥还是应该自己去找哦，而不是让他的弟弟和伙伴去找。”

艾米莉娅皱着眉头，做着有些不合时宜的指摘。被她说教的两个少年——双手双脚被冰冻住的蝙蝠人贾吉和莫泽露出难堪的表情。

从这两个人的角度，不但被打得体无完肤，还要受到说教。

他们不太可能老老实实地听取说教并反省。

而且，如果这是根据种族规定的行为，那让他们反省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我理解艾米莉的观点，但是种族间的鸿沟很难填补...”

“正因为如此，才不能放过这些家伙。毕竟，这关系到奥托兄的贞洁。”

“......我，我知道的啦，真是的。”

她轻轻摇头，用目光责备加菲尔把这说出口。

虽然措辞很直接，但考虑到奥托的处境，这并不是一个笑话。芙蕾德莉卡之所以特意担任了诱饵的角色，恰恰是基于她对此的担忧。

——在引诱施行『绑架结婚』的蝙蝠人作战中，芙蕾德莉卡担任引诱的任务，其中决定性因素就是她自己体内流着的『稀血』。

单单是一名女性独自呆在人烟稀少的小巷里，就已经是十分危险的环境了。如果凶手的目标是女性和她体内流淌的血液，那么没有比芙蕾德莉卡更合适的人选了。

实际上，她们异常简单地钓出了她们的目标。

“不过，如果目标是小孩子的话，我就没必要那样了吧，但是。”

说着话的同时，视线向下看去，被绑着坐在地上的两个少年贾吉和莫泽，看起来和佩特拉差不多年龄。

他们的踪迹和脚步声消除得相当差劲，以至于直到加菲尔制服他们之前，芙蕾德莉卡一直在等待着可能的袭击，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陷阱或埋伏。

“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群未成熟的孩子而已......”

“才不是那样！是你的血看来太美味了！” “没错！”

“这可让我高兴不起来！”

为了弥补错误的推断，芙蕾德莉卡高声回应。

无论如何，他们成功地按计划逮住了目标。根据这两人的说法，『绑架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的哥哥——蝙蝠人的族长找个结婚对象，血之新娘。

这是为了给后世保存蝙蝠人古老而尊贵的血液，成就一番霸业。

“所以就要强行绑走她们，那真是伟大的霸业啊。”

“那是一族的传统。兄长才没有错！” “没错！”

“...只有那个种族的人才能理解该种族特有的苦恼和辛苦，所以我很难简单地插手。”

面对一副吃惊模样的加菲尔，贾吉和莫泽进行了反驳。随即，艾米莉娅带着一副认真的表情插嘴道，用她紫绀色的眼睛凝视着这两个人。

在她认真而通透的目光下，这两兄弟不禁咽了口水，“呜”。

“但如果这种方式只有你们感到满足，我觉得想出一种更好的方法会更好。至少，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悲伤。”

「「────」」

“你们经常这样寻找新娘吗？”

“...通常不一样。” “没错......”

贾吉和莫泽两兄弟低头回答了艾米莉娅的问题。听到这个，艾米莉亚轻声道：“这样啊”，芙蕾德莉卡则惊讶地挑起了她的眉毛。

她本以为这种方式一定已经深植于帝国的蝙蝠人之中了。

“如果通常不一样，那为什么这次选择了这种方式来找新娘？”

“兄长说必需如此。” “没错。”

“因为是兄长说得，所以不知道详细情况吗？本大爷可不喜欢这样。”

加菲尔不满地咆哮道，他的话让两兄弟肩膀缩了缩。

加菲尔的焦躁究竟是针对唯唯诺诺对兄长言听计从的两人，还是针对那位命令弟弟和伙伴进行『绑架结婚』的兄长的，还不得而知。

就在旁边的芙蕾德莉卡这样推测着加菲尔的内心时。

“——你可以带我们去那个兄长的位置吗？”

「「诶？」」

艾米莉娅坚定而又直接的话语，让兄弟俩瞪大了眼睛。

这艾米莉娅式的直接姿态，让芙蕾德莉卡用手指揉了揉眉心。她也打算提出同样的建议，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提出方式。

她曾觉得或许有必要用哄骗或者怀柔这样不好的话语。不管怎么说，很难相信艾米莉娅这样直接拜托的方式能够让他们点头。

然而——

“你们一定也觉得这种方式很奇怪吧？所以你们刚刚看上去才很不好意思，垂头丧气吧？”

“可能是他们被轻松制服了才感到沮丧了吧？”

“也许如此。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作为对加菲尔插话的回应，艾米莉娅蹲下身，于贾吉和莫泽两兄弟对视，重复问道：“如何？”

在重复的问题和那双通透的紫绀色眼瞳下，两兄弟支支吾吾，不久后——

“我觉得兄长有点太急躁了。” “没错......”

“急躁？是因为要尽快结婚，才要绑架结婚的吗？”

“嗯......” “没错。”

“那你们两人知道兄长急躁的理由吗？ ”

艾米莉娅歪了歪头感到奇怪，两人摇了摇头。

他们不知道兄长身上感到的违和感的原因。 但是，从两人一致点头赞同违和感这一点上，看不出他们在说谎。

为什么，少年们的兄长会决定进行『绑架结婚』呢？想要知道其中原因，就要——

“——我还是想让你们带我们见见你们的兄长。然后，从兄长那里听听真正的想法。”

“但是...... 这感觉像背叛兄长一样。” “没错。”

“你们之所以要找新娘是为了你们的兄长。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关心兄长的话，就会想了解这件事是否真的是为了你们的兄长好。既然如此。”

说到这里，艾米莉娅顿了顿，轻轻地把手放在了贾吉和莫泽的肩膀上。

接着，以认真的眼神向两人点头道，

“就不要犹豫。为了能够真正站在你们兄长这一边而去了解真相。我绝不认为这种心情是背叛。”

“────”

在艾米莉娅的话语下，原本犹豫不决的贾吉和莫泽的眼睛开始动摇。芙蕾德莉卡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话题触动了这对仍旧年幼的少年的心弦。

如果是罗兹瓦尔或奥托说出这番话，他们可能会怀疑其中的别有用心。但是，认真地试图说服两人的艾米莉娅绝不会有其他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芙蕾德莉卡认为艾米莉娅的存在和志向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

因此——

“你们，能和兄长一起谈一下吗？” “......没错。”

“嗯，当然可以!”

听到年幼的兄弟提出的微弱请求，艾米莉娅爽快地点头答应。

她的这幅姿态让芙蕾德莉卡连同骄傲的加菲尔都不得不赞叹。

4

“这种平稳只是暂时的。不久，薄冰必将出现裂痕，冰寒的水将一波波渗透。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恢复力量。”

贾克罗泽握紧了那双带着巨大而修长的手指特征的大手。

听着男人带着浓郁的忧虑之色的声音，奥托垂下了肩膀，感觉自己遭受不幸的才能达到了极致。

当然，这是必要的。是在必要情况下，被迫说出的借口。

然而——

“你知道吗，奥黛丽。”

要说被这样称呼没有昴的恶劣影响完全是假话。

他给贾克罗泽的『奥黛丽·苏弗勒』这个名字里有着奥托复杂的回忆，基本上是个和一段充满讨厌要素的记忆有所关联的东西。(译者注：奥黛丽是奥托女装时的名字，他曾女装参加过梅扎斯领商业工会代表格温·梅尔蒂举办的宴会，却遇到了盗窃大案。详情参见短篇集6里的《三傻同行！被诅咒的女神像篇》。)

然而，为了让贾克罗泽继续误认自己是女性，他不能透露自己的男性名字。因此，他不得不开启这些不快的回忆。

就在奥托自我反省别的地方时，贾克罗泽的话语继续充斥着热情。

“自文森特·佛拉基亚皇帝登基后，曾经战乱不已的帝国获得了暂时的平稳。但吾辈知道。已经躺下的必将站起来，或者被抹去，或者再起战火。因此——”

“……遵从绑架结婚的传统，将我们抓作新娘候选人？”

“正如之前所说，（我）非常清楚这是非常任性的说法。因为强行带来了不便和不自由，所以（我）会尽量满足新娘的愿望。当然，你也需要履行义务。”

“义务是......”

“当然就是血之新娘的任务。——吸取你纯净身体中流淌的血液。”

贾克罗泽站在铁栅栏的另一边，昂首挺胸地答道。

包裹他魁梧身躯的黑色装束，看着像礼服，但实际上是他的决胜服装，是为了不冒犯收集来的新娘候选人而精挑细选出的唯一一件衣服。

虽然其方法极度恶劣，但贾克罗泽似乎天生就有着非常认真的气质。这种行为也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出于对一族未来的真正担忧。

他所持有的担忧是否切实存在，刚刚踏入佛拉基亚帝国不到半天的奥托还不能明确判断。

奥托认识的佛拉基亚的现任皇帝文森特·佛拉基亚，一直以来都在谨慎地管理着这个有着无数纷争火种的帝国，维护稳定，创造和平。

当然，当事者和旁观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是自然的道理。

如果帝国人民说皇帝的统治已经到达极限，不知不觉中已经显示出崩坏之兆，那么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然而，是贾克罗泽的被害妄想的可能性大概也是存在的。

“帝国的未来真的这么不妙吗？”

“皇帝陛下的手腕出众。但是，选择潜伏在日光之外的黑暗中的吾辈感官很敏锐。夜幕已经迫近了。”

“为此，蝙蝠人就必须要团结一致。 这就是血之新娘的目的吗？”

“曾经，战乱之风激烈地吹过帝国，我们蝙蝠人的先祖以其一骑当千之能为傲。那是因为有率领血族的血主以及支持他们的血之新娘的存在。我们需要恢复那古老时代的蝙蝠人的强大。”

在强有力的说出此话的同时，贾克罗泽紫色眼睛的瞳孔变细。

他嘴里的两颗虎牙强烈的主张其存在，传出的微弱骨骼摩擦声证明其更增锐利。

与兽化不同，将肉体变异成适合战斗的状态是亚人之间个体差异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同亚人的变异方式会有所不同）是可以断言的。

尽管不知道帝国的现状如何，但贾克罗泽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这不是更糟吗......”

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被害妄想的可能性，但他知道这个发言者实力强大。

这会让哄骗伴随的暴怒的危险升高，让人犹豫该如何选择劝说的词汇。

“————”

幸运的是，多亏了多话的贾克罗泽，使奥托不论意图如何，都成功地拖延了时间。然而，多年来的行商人生活养成了奥托的敏锐感觉，让他正确认识到了贾克罗泽的实力，明白逃跑是不可能的。

由于蝙蝠人的特性，他们夜视能力极佳，听觉也异常优异。通常情况下，奥托会通过『言灵的加护』制定某种打开局面的策略，但这次无论对方（贾克罗泽）是否听得懂他说的话，他都不会轻率开口。

本身被抓住的时机就很糟糕，而逃脱更是因为对手而绝无可能。他们的相性是最糟糕的。

这样下去，即便不幸被迫结婚，婚姻生活也不太可能顺利进行。

“......顺便问一下，新娘是如何选择的？”

“看到合适的人，吾辈自然会知道......说起来。吾辈正在等待弟弟带回候选人，虽然现在吾辈已经决定了。”

“......可以详细告诉我吗？”

“不要多嘴。”

是害羞还是积极呢？看着贾克罗泽隔着铁栅栏那热切的目光，奥托能够描绘出自己结婚生活的初夜将会有多么失败。

奥托迫切地希望弟弟的回归越迟越好，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拖延决定。然而，奥托知道自己的愿望只会成空。

因为他第一次见到贾克罗泽时，恰恰是他刚刚希望不要再出什么问题的时候——

“──贾克罗泽。”

在奥托咒骂自己的时候，一个监视蝙蝠人来到了这个被绑架的受害者聚集的地方。在对方的呼唤下，贾克罗泽抬起头，

“称呼吾辈为血主。”

“明白。血主，贾吉他们回来了。还带着新娘。”

“回来了是吗。虽然如此，但还是要用正确的词汇。她们只是新娘候选人，不是新娘。尽管我觉得她们不太入得了吾辈的眼睛，但弟弟们还是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总算有了点血主弟弟的自觉了......”

“而且他们带回了三人。”

“三人！？ 这，这样啊。吾辈很高兴弟弟们有了比预期更多的自觉。”

贾克罗泽为收到超出期望的报告而感到惊讶，他咳嗽了一下，整理了下情绪。

“但是，不要因为是弟弟们选择的候选人就给予优待。重要的是能否配得上古老的血脉。血之新娘的素质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血液的品质和志向。”

“是确实如此......请多加注意，贾克罗泽。”

“说了要叫（吾辈）血主。......多加注意是什么意思？”（译者按：这里前一句话和后面某句几乎一模一样，长月老对称狂魔了。）

贾克罗泽先是纠正了对方的称呼，然后才抓住了同伴的话里的要点，他疑惑地歪了歪脑袋，而早已看过新娘候选人的男子对着他默不作声。

他怜悯地看着对其状况毫不知情的贾克罗泽，

“刚才你告诉我要使用正确的词汇。”（译者按：这里自称成了“俺”。）

“啊，是这么说了。可是——”

“我用的词是对的——新娘已经来了。”

没错，他用了肯定的语气说出了这番话，贾克罗泽立刻皱起了浓密的眉毛。

“──啊。”

贾克罗泽微微颤动鼻子，然后像弹簧一样抬起头。他的表情除了目瞪口呆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词能形容，讲述着惊愕、惊奇和喜悦。

奥托不是蝙蝠人，不明白贾克罗泽反应的意义。

然而，那个答案很快以一种能够理解的方式出现在了不是蝙蝠人的奥托面前。

那是——

“──兄长，（我）回来了。” “没错。”

两个年幼但相貌有一点和贾克罗泽相似的气质的少年出现，其身后跟随着三个人影——特别是一个高个子的女性吸引了贾克罗泽和蝙蝠人们的目光。

这位美女拥有一头美丽的金色长发和宝石般的翠绿眼瞳。当看到这位女性的瞬间，贾克罗泽的紫色眼睛瞬间充血。

“你是......”

“初次见面。鄙名芙蕾德莉卡。”

女性穿着与平时常见的衣裳不同的衣服，平静地以熟悉的美丽姿势行了一礼——这就是芙蕾德莉卡·鲍曼的登场，这一刻，洞穴里的气氛瞬间变了。

如果仅仅看气氛，还不好说这算不算坦率的欢迎，但考虑到除此之外的地方，奥托深深地松了口气。

然后──

“虽然一直拿到糟糕的手牌，但看来终于开始时来运转了......”

失败的结婚生活终于有了远离的迹象，他的嘴角无力地放松下来。

5

由贾吉和莫泽兄弟带领着，她们来到了距离莫佐托镇不远的森林深处，巧妙地隐藏在崖下的岩壁后面的洞穴中。

“找到这种天然洞穴可是蝙蝠人的拿手好戏。” “没错。”

“又要进洞穴了......”

在自吹自擂的兄弟旁边，艾米莉娅不安地低声嘀咕着。

这也是自然的。就时间而言，此时距离从土鼠人的引导下进入帝国还不到半天。在花了两天以上的时间穿越『常闇』后，又立刻再次进入洞穴，感到非常疲倦也就无可奈何了。

“啊，我没事的。上次穆吉卡他们的事就让佩特拉大小姐非常辛苦了。这次我们要做得更好，不要再重蹈覆辙。”

不过，艾米莉娅并没有掩饰她不安的原因，而是坚定地向芙蕾德莉卡等人点头。

对于和碧翠丝一起留在了旅店的佩特拉，芙蕾德莉卡也赞成艾米莉娅的想法，她也为她（佩特拉）的乱来而深刻地自我反省。

说起来，奥托可能会和佩特拉一样不在意风险和乱来，她们必须在他成为第三个身体被刻上誓约的咒印的人之前把他救出来。

“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本大爷都不会让人碰你的。”

“......嗯，真让人放心啊。”

加菲尔用拳头用力拍着自己胸脯，芙蕾德莉卡对弟弟点头示意。

坦白地说，她对这个作战的可行性有很多疑虑，但她还有着贾吉他们的可靠保证，以及迫切的理由去避免声张的解决事件。

讽刺的是，为此所作的行动促使芙蕾德莉卡用复杂的眼光看向了加菲尔——

“──是加奈特啦。”

加奈特——或者说加菲尔堂堂正正地用相同的语调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芙蕾德莉卡报上名字、艾米莉娅报上自己的假名“艾米莉”，等轮到加菲尔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这样说出了名字。

加菲尔将芙蕾德莉卡交给他的外套披在头上，尽可能地遮住了自己的体型和面部特征。老实说，除了短小身材和美丽眼睛的部分之外，他既没有女装也没有装作女性，但他还是成功地混入了这个场所。

通常情况下，这种伪装是行不通的。应该采取策略来说服最初提出这个计划的艾米莉娅，让她重新考虑。然而，这回（这种伪装）行得通了。

──无他，只是因为芙蕾德莉卡的『稀血』剥夺了蝙蝠人正常的判断力。

“────”

这个睁大了眼睛，凝视着芙蕾德莉卡的身材魁梧的男人——被贾吉和莫泽称呼作兄长，所以可以确定他是洞窟中血族的代表，他就是贾克罗泽。

贾克罗泽的视线死死地盯在芙蕾德莉卡上，而不是刚刚自我介绍的艾米莉娅和加菲尔。

这在不让加菲尔的笨拙伪装被识破上真是帮大忙了。

“——”

他的眼神贯穿了芙蕾德莉卡的自身，似乎指向了皮肤下流着的血液，让她感到不舒服。虽然芙蕾德莉卡自知自己的外貌无法简单的用可爱或漂亮形容，但她终究是不讨厌被夸奖相貌或着装的。

当然，被夸奖工作或人品也不坏。

但是，被所流的血赋予价值，和被夸奖长发，或者被夸奖翠绿的眼瞳很美这样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原来如此，原来吾辈听闻的是正确的。当遇到相称的对象时，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欸，那个，是这样吗？”

“芙蕾德莉卡，你体内流淌的血液是如此清新，如此美妙。你一定是吾辈，我们血族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血之新娘！”

贾克罗泽单膝跪地，眼睛充血，高声地宣布着。

从诉说的措辞中可以隐约看出他有多么的充满激情，这让贾吉、莫泽和带路的蝙蝠人们都颇感诧异，忍不住捂住嘴巴。

毫无疑问，他们对她评价非常高。只是，（芙蕾德莉卡）完全无法理解。

这就像被夸赞呼出的气有多白，而实际上完全不是的感觉。虽然确实和自己有关，但自己完全没有配得上这类称赞的功绩。

当然，在有着舔食他人鲜血的习性的蝙蝠人文化中，这一定是一生一次的求爱表现了吧。

“那个，贾克罗泽大人，我......”

“既然如此，就请其他的新娘候选人回去吧。贾吉、莫泽，你们帮助她们回家吧。要以礼相待。这些女性可是贵客。”

“贾克罗泽大人！”

“当然，芙蕾德莉卡，你是特例。你不是客人，而是我们要欢迎的血之新娘......哦，对了，奥黛丽。也抱歉将你扣留在此。”

贾克罗泽霍地站起身，开始试图迅速推进话题。当他一眼看中了芙蕾德莉卡后，就立即开始送还其他被绑架的受害者。

芙蕾德莉卡因为他的充耳不闻而提高了声量，但当贾克罗泽随着发言转头来看身后的囚牢时，她同后面的艾米莉娅等人一样疑惑地转过头来，“奥黛丽？”

在贾克罗泽身后的囚笼内，关着一个和周围人一样被绑架了的人影。而那个被称为“奥黛丽”的人是──

“哦，奥托大人！？”

“......不，是奥黛丽。”

“你在说什么呢！......啊，不，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在笼子里举起小手的，是被芙蕾德莉卡等人担心安危，并且是她们来到此地最大的理由，奥托。

看到他没事，以及他仍旧被关的事实后，芙蕾德莉卡立即明白了奥托自称为“奥黛丽”的原因。

他可能被错认成女性抓走了，所以他将计就计伪装自己来避免被察觉。

“虽说如此，可没想到在加菲尔自称为加奈特的时候，还有奥托大人和奥黛丽......”

“哈哈哈，真是个不幸的巧合呢。等我们离开这里时就忘掉它吧。”

面对芙蕾德莉卡难以掩饰的震惊，奥托带着干笑和恳求回答道。

以前，加菲尔和奥托两人因为各种事情，曾穿上女装并使用这两个假名字。说到各种事情和女装的事，让她陷入了回忆。

准确来说，昴也穿了女装，所以是他们三个人参与了各种事情。设想一下，或许昴也在某处女装也不足为奇。（译者按：瓜拉尔的夏美酱点了个赞。）

总之──

“按照传统，（我们）找到了血之新娘。接下来血主，也就是吾辈，将和新娘举办婚礼，然后......”

“──到此为止了。”（译者按：来了来了，经典的艾米式“到此为止了”它来了，莱茵也点了个赞 。）

“呃。”

“这是。”

贾克罗泽继续无视她们的意愿，试图继续说下去，但艾米莉娅将她纤细的身体插到他魁梧的身躯面前，从正下方直视他的眼睛。

穿着『认知阻碍』外套，戴着仿制猫耳头罩的艾米莉娅看起来非常可爱。她的认真眼神让贾克罗泽皱起了浓密的眉头。

“是芙蕾德莉卡的同伴吗。你们也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不，既然是芙蕾德莉卡的同伴，你们也应该参加婚礼。”

“嗯，我非~常想去婚礼，但前提是新娘和新郎要好好地看着同一个方向，并一起许下幸福的诺言才行。”

“那是......”

“按照你的方式，新娘真的同意了吗？在芙蕾德莉卡来之前，其他女孩一直在哭泣。就连奥托君也是，那样。”

“奥黛丽！”

“奥黛丽也是那样！”

在这气势下，贾克罗泽用手摸着下巴，嘴角微微上翘，看着艾米莉娅。

似乎没有理解奥托用假名的意义的艾米莉娅，用手指了指牢里其他新娘候选人，而不是芙蕾德莉卡和奥托。

“只因为是传统，就用让别人悲伤难过的方式，我可不喜欢。而且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贾吉和莫泽，你的弟弟们也是这么想的。”

“什么？你们真的这么想吗？”

随着艾米莉娅的话，贾克罗泽的视线仿佛要射穿弟弟们一般。有一瞬间，两个少年在兄长的表情下畏缩了，但加菲尔从后面支撑着二人的肩膀。

艾米莉娅也站在他们前面，为他们表达了心声。

因此──

“没，没错，这样做果然还是不好。” “没错......”

贾吉和莫泽鼓起勇气，向他们的兄长，他们的族长，贾克罗泽，提出异议。这两人的话让贾克罗泽瞪大了眼睛，喘了口气。

“......是你们教唆了我的弟弟们这些东西吗？”

“不要说成是教唆。我们是在认认真真，尽最大努力地讨论！”

“闭嘴──！！”

贾克罗泽的声音从正面压向了艾米莉娅，仿佛是要把她压碎一样。然而，艾米莉娅虽然衣服在风中飘扬，却没有后退。

她正面挡住了贾克罗泽的威压感，并堂堂正正地将它推开。

“像那样生气的样子是没有用的。如果我在这里退缩，就对不起贾吉和莫泽为了我鼓起的勇气了。”

“──”

“在怒吼叫我滚开之前，让我们好好谈谈吧。贾吉和莫泽说你必需要他们的帮助寻找新娘，那是......”

“──听说是为了迫在眉睫的帝国崩溃做准备。”

艾米莉娅真挚地提问，而代替当事者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在这一群人中与贾克罗泽交流时间最长的奥托。

奥托很显然以奥黛丽的身份和贾克罗泽度过了相当密集的时光，他从牢笼里撑起了下巴，

“帝国即将陷入大乱之中。为了那个时刻，必须找回曾经强大时代的蝙蝠人。他就是那么想的。”

“强大时代的……啊，所以你们开始了过去的绑架结婚了吗？”

“──。传统有成为传统的理由与恩赐。”

艾米莉娅睁大了眼睛，而贾克罗泽并没有否认她的发现。这个魁梧的男人承认了这就是他命令弟弟们和伙伴将血之新娘的候选人聚集在一起的原因。

“但是，” 艾米莉娅用手指着自己的脸颊道。

“听说帝国现在已经非~常的和平了啊。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争斗了。”

“说过了。崩溃已经在即。天平不再平衡，早晚有一天，均衡必将崩溃。如果势头够猛，吊着的水瓶中的内容物就会大量倾斜。”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血之新娘吗？”

是为了防备帝国秩序的崩溃，保护血族而做的行动。

如果仅仅是嘴上的借口，那么这种拐弯抹角的思考方式实在令人嗤之以鼻。但是，这想法的看上去荒谬之处反而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

贾克罗泽的想法，或许并不是假的。

但即便这样──

“你到底为什么认为帝国的秩序会崩溃呢？”

“蝙蝠人的直觉。”

“......直觉吗？”

“别小看我们，芙蕾德莉卡。我们，尤其是吾辈，拥有异常敏锐的直觉。”

“但是，贾吉他们被非~常容易地抓住了......”

“弟弟们只是半吊子的蝙蝠人罢了！”

当开始加入例外要素，那么发言可以信多少就要受到质疑。

然而，顽固的贾克罗泽似乎没有收回观点的打算，也没有答应接受重新考虑的讨论。他的固执己见相当强大。

这样下去，艾米莉娅可能会决定冻结整个洞窟的蝙蝠人（以结束这个问题）。

就这样，在芙蕾德莉卡暗自不安时──

“──什么蝙蝠人的直觉，传统规定。为了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们就要背负到死吗。”

加菲尔牙齿鸣响，慢慢地脱下了上衣，那冲击的场面占满了眼球。

虽然就女装而言他的女装完全不像，但暴露的这明显男性的身姿还是让贾克罗泽的眼神动摇。但真正的不安紧随其后。

加菲尔用手指着贾克罗泽，“哟。”

“你这么拘泥于传统做什么？它有什么用？”

“......曾经，蝙蝠人以其一骑当千之力而自豪。那是蝙蝠人强大的时代。换言之，只要遵从了过去的传统，迎娶血之新娘。”

“到那个时候，你们就能得到帝国无敌的力量。──有趣。”

加菲尔再次强力咬响了牙齿，与高大的贾克罗泽对峙。尽管他说有趣，但加菲尔的脸上并没有愉快的表情。

两个男人带着雄壮和凶恶的面容互相对峙。

“在吸了血后，你会变成超级强大的蝙蝠人什么的吗？”

“不是谁的血液都可以。血之新娘──更确切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是芙蕾德莉卡的血液。她是血液美人，是吾辈所追求的存在。”

“呃，有点微妙......”

贾克罗泽展开双臂，展现他包容力的一部分，但他的方向错了。芙蕾德莉卡摇了摇头，但她背后的加菲尔“哈”地吐了口气，然后，

“好，就给你丫想要的血，怎么样？”

“加菲尔？”

“等，你在说什么啊，加菲！我可......”

这个自作主张的提议，让艾米莉娅和芙蕾德莉卡迅速做出了反应。

充当诱饵，用流血引诱贾吉等人出现，本就让她有点抵触。而要是实际上被舔，即便知道不是直接舔在伤口上，也是很让人讨厌的事情。，

“──你是有什么想法吧？”

仍然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奥托静静地向加菲尔提问。

加菲尔耸了耸肩回应了这个提问，“肯定啊。”

“如果一个人被告知他依附的东西是错的，他就会产生听听周围的想法。『加菲尔·汀泽尔如是说』。”

6

——加菲尔的行动与结果非常简单明确，因此不可能被扭曲。

在艾米莉娅和奥托的说情下，芙蕾德莉卡将自己被称为『稀血』的血液分给了贾克罗泽，实现了加菲尔的愿望。

坦白说，芙蕾德莉卡对自己被称为特殊的血液的价值并不在意。

然而，当她亲眼看到贾克罗泽舔过血之后，全身都充满了活力，魁梧的身材也长大了一圈，她开始理解他坚持的所谓血之新娘对于实现他嘴里的一骑当千的蝙蝠人的存在是不可或缺这件事的理由了。

但是──

“──咳，咳。”

脸上挨了一拳，被击败的贾克罗泽仰面倒地。

通过摄取『稀血』从而全身活性化，达到超越完美的完美状态的蝙蝠人的血主，脸上被留下了拳头的形状，骄傲的鼻子和獠牙也被打断了。

贾克罗泽自己曾经豪言壮语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他一定是确信自己达到了后世传说中的蝙蝠人血主的领域。

然而，加菲尔练手挥出的一拳使他默不作声。

“只要遵循传统，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渡过帝国的风暴。这个世界可没小到这么简单就能做到这种事啊。”

加菲尔虽然一拳击倒了对手，但说的时候脸上却毫无胜者的喜悦。

蝙蝠人为了重现传说，甚至采用『绑架结婚』的行动，但他们却亲眼目睹了传说的再临和陨落。没有比加菲尔的拳头更强力的否定了。

芙蕾德莉卡也对自己弟弟的成长感到无语。

“虽说他除了暴力别无优点了，但是……”

在『圣域』被骚动包围时，她亲眼看到了加菲尔击退袭击宅邸的刺客，那时他的实力就让她非常吃惊。但那时她更惊讶于与弟弟十多年后的重逢，在此之后他作为阵营武官的锻炼不应该有这么大变化。

然而，在水门都市事件的生死搏斗中，加菲尔打破了束缚。



被弟弟镇住的芙蕾德莉卡。出自短篇集8，插画：﻿福きつね

说实话，面对舔过血液的贾克罗泽，芙蕾德莉卡深知自己无法与之匹敌。而加菲尔却如字面意义上用一只手扭住了贾克罗泽。

“兄长！ 你还活着吧！？” “没错！？”

几秒钟后，在周围人还被这一结果惊呆住时，贾克和莫泽回过神来，非常惊慌地冲向了兄长。他们扶起流血和呻吟的男人，竭力地试图唤醒他。

血液从被打断的鼻子和牙齿中滴下，贾克罗泽的眼睛失去了焦点。

“吾、吾辈……”

“本大爷赢了。”

“————”

强烈的一击击散了他的意识，而胜利宣言又将他的意识拉回了现实。

紫色的双眼捕捉到了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的加菲尔，然后一只握紧的拳头伸了过来。

看到那只拳头，让贾克罗泽理解了。自己的和理想的败北。

“……是吾辈的器还不够吗。不，是力量终将被力量所碾压，这就是事物的道理。”

遵从传统，找到血之新娘，成为最强的蝙蝠人──然后败北。对于担忧血族未来，渴望力量的贾克罗泽来说，这是多么绝望的事情。

贾克罗泽的呢喃让加菲尔微微眯起了眼睛，

“你现在算明白了依赖传统能达到什么程度 了吧。没有什么是可以靠抄近道轻松得到的。——本大爷的拳头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变大的啊。” （译者按：莱茵表示你说得对。）

「「啊……」」

说着，加菲尔伸出的拳头张开，将手伸向贾克罗泽。伸出的手中溢出淡淡的光，开始治愈他流血的伤口。

贾克罗泽眨了眨眼，感受到疼痛的远离，和治愈魔法的愈合。

“你、你为什么……”

“本大爷是加菲尔·汀泽尔。曾经和你丫一样，是一个因为总想一个人出风头而被揍的大笨蛋。”

“大笨蛋……”

在伤口被治愈的同时，贾克罗泽虚弱地低语着。他往下看着自己的手，对于自己以为抓住的理想和曾经想象的未来在现实中如此脆弱地崩溃，而感到无所适从。

对于追求种族的力量，甚至搬出了迷信的传统的他来说，这次的失败一定在他的灵魂上刻下了永不消逝的伤痕。

这很残酷，但至少这解决了『绑架结婚』的危害。作为交换，贾克罗泽这些蝙蝠人的未来充满了暗淡。对于帝国未来的疑虑无法被消除，而对应之策却消弭了。

但──

“这也都是因为，吾辈，太弱了……”

“恩，太弱了。──所以，变强吧。”

咒骂自己的贾克罗泽的话语被加菲尔的声音打断。其内容让蝙蝠人的血主瞪大了眼睛， “什么？”

“变强，是吗？但现在，吾辈即便借助血之新娘的力量对你……”

“其实强弱不仅仅是力气的问题。要这么说的话，那本大爷认可的当世第一强的大将力气可跟渣渣一样。”

“加菲尔，不要这么说话。如果昴听到了会哭的。”

加菲尔的发言被责备，他耸了耸肩，脸庞邪恶地扭曲着。在他残暴的笑容中，没有了战斗之前的焦躁。

他投向贾克罗泽的目光，有着仿佛看到同类的柔和。

“（本大爷）说过，本大爷曾和你丫一样。但是现在，（本大爷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即便以大将的尺度来衡量也毫不逊色。这就是（本大爷）所拥有的强大。”

“────”

“你的双肩上背负着兄弟和血族的未来。（本大爷）理解你紧张的理由。周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的感觉。——那真是跟屎一样。”

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会击垮贾克罗泽。但芙蕾德莉卡、艾米莉娅和奥托都没有插嘴。

因为加菲尔的话语并没有贬低贾克罗泽的意图。

“本大爷所认识的最强大的男人，能在困难时向周遭请求帮助。也能在谁需要帮助时，伸出自己的援手。他不会孤单，也不会让别人孤单。最近，（本大爷）终于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

“也许这不是帝国流的做法。但是，揪住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流的做法，有什么意义？”

加菲尔闭上一只眼说道，然后收回了他的手。

于是，折断的鼻子愈合了，细小的牙齿重新长了出来，贾克罗泽的脸上焕然一新。

血主呆呆地听完了加菲尔的话，不知不觉间他的眼睛又恢复了焦点，兄弟们用袖子凑上去擦拭了他脸上愈合的伤口上的血。

“兄长，或许我们不太可靠，但……” “没错。”

放弃思考，以为顺从就是为了兄弟好，而现在，贾吉和莫泽拉着贾克罗泽的袖子，仿佛在以曾经放弃思考为耻。

除了兄弟以外的蝙蝠人也围在坐在地上的自己的血主周围，叫着他的名字，“贾克罗泽。”

贾克罗泽环视这些血族的脸，略微哽了口气，

“……说了要叫（吾辈），血主的。”

这个声音带着血主的骄傲，其中似乎能捕捉到对刚刚的败北感和对未来的不可见的一丝释然。

从贾克罗泽的话和蝙蝠人们的反应中，芙蕾德莉卡感到加菲尔传达了想要传达的意思。

“加菲尔是吧，吾辈的……不，是我们败了。被绑来的女性们会平安回家的。古老蝙蝠人的再临将不再作数。”

贾克罗泽单膝跪在地上，后面跟着血族，他抬头看向加菲尔。

与之前因为找到血之新娘而欢天喜地的情景不同，他们现在清楚了自己的立足点，然后决定将『绑架结婚』的候选人送回家。

在此之上，贾克罗泽的眼睛变得热切，

“有别于我们的传统，（吾辈）想要将芙蕾德莉卡迎娶为新娘，……将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更出色的女性了。”

“那个，这当然很光荣。只是……”

这求爱没有了拼命与紧迫感，却比刚刚更加打动了芙蕾德莉卡的内心。尽管如此，这也没有让打动芙蕾德莉卡到需要仔细斟酌和考虑的地步。

“我相信比我更出色的女性一定有很多。当然，我很荣幸在你们的价值观中能给予我如此高度的评价。”

这不是芙蕾德莉卡想被认为有价值的地方。而且，芙蕾德莉卡相比在动人心弦的邂逅中寻找伴侣，还有现在更重要的人和事。

就在她彬彬有礼地拒绝了这一求爱时，旁边的加菲尔靠了过来，“因为啊。” 他的手粗暴地抓住自己脑袋位置的芙蕾德莉卡的肩膀。

“这是本大爷的姐姐，不是什么半吊子的家伙。至少，绝对不要找比本大爷还弱的家伙。”

“加菲！”

加菲尔牙咬得嘎嘎响，对贾克罗泽他们说道。芙蕾德莉卡不禁露出她锋利的牙齿，对弟弟蛮不讲理的难题提出了抗议。

如前所述，芙蕾德莉卡没有打算接受贾克罗泽的求爱。虽然不会同意，但在看到刚刚的战斗后，她觉得加菲尔的条件还是太苛刻了。

“你是打算让我一辈子未婚吗？”

“哈，如果把姐姐嫁给这种软弱的混蛋的话就别想。”

弟弟毫不悔改的回答，让芙蕾德莉卡揉了揉眉心。她一边揉，一边又感觉没有那么糟，再加上事态有所控制的安心，让她内心十分复杂。

7

“加菲尔，你姐姐真是个喜欢撒娇的年纪大点的孩子。她真的非~常可爱。”

尽管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事件，但艾米莉娅如此总结道。

实际上，她们非常幸运。因为『绑架结婚』的目的很急迫（所以没有关太长时间），同时贾克罗泽率领的蝙蝠人们具备最低限度的良知，有人材一直安抚着被绑架的女性使之没有引起极度混乱，还有一个强力的臂膀来镇压传统。

如果其中任何一块齿轮出了问题，这种情况都不会发生。

“我不介意加菲尔说的话，但要真那样就不好了。”

打断贾克罗泽的求爱的决定一击，可以说就是加菲尔的发言，但就艾米莉娅坦率的感受而言，她想象不出终生未婚的生活。

芙蕾德莉卡也希望有幸福婚姻的美梦。虽然她没有想到特定的伴侣。

“至少，我希望别人看到的是我，而不是我的血。”

“如果是芙蕾德莉卡小姐的话，我想不会因为找不到伴侣而困扰。”

“怎么说呢？我对接受男士的奉承有一些抵触。”

和众多女性们一样，奥托也被从蝙蝠人的魔掌中被解救出来。他的奉承让芙蕾德莉卡暧昧地微笑，摸了摸自己长长的金发。

尽管有些羞耻，但芙蕾德莉卡也曾经历过异性的求爱。

但是，她多数时候是作为罗兹瓦尔和安妮罗泽的女仆与他人接触，而且最近由于『稀血』的缘故经常被人盯上。

坦白地说，如果可以换血来摆脱『稀血』，她会考虑那样子的。

“但是，芙蕾德莉卡用不太喜欢的自己的血来帮助奥托，这真的让我觉得……”

“觉得什么？”

“我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头发，眼睛的颜色和出身而感到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我想我现在就不会和昴……还有大家在一起了。”

“————”

“啊，并不是说有了痛苦就是好事。没有痛苦就能幸福才是最好的。但是，即便是坏事，也有坏的方面以外的意义。”

艾米莉娅尝试各种话语，试图摸索出自己想说的话。

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想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同时也希望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种关于如何调配不让对方感到难堪和试图准确表达自己感受的比例的烦恼，反映了她坦率的性格。

这种关心惹人喜爱，也令人高兴。如果将加菲尔殴打对未来悲观的蝙蝠人作为奥托被误认为是女性事件的结局就太可惜了。

“但是，太好了，奥托兄。差一点兄弟就成了谁的新娘。要是这样来找大将就太奇怪了。”

“恩，确实如此。总算看到结婚生活的崩溃在即，所以加菲尔的出现真是帮了大忙了。”

“对呢。真的是这样。如果昴听到奥托君差点成为新娘，肯定会非~常的吃惊的。”

“......那个，确切地说，求婚是对着芙蕾德莉卡小姐发起的，不是我，所以这应该算是芙蕾德莉卡小姐的婚礼骚乱，而不是我，对吧？”

“欸？但是......”

由于天生坚韧的精神，奥托已经忘记了自己遭受的伤害。但是，试图将后面的问题推到一边显然是行不通的。

正是因为奥托被绑架了，才引起了救出他的行动。

然而，在场的关心奥托的内心想法的只有芙蕾德莉卡。

“那么，老爷......我会在和达德利他们汇合时再报告情况。当然，在和昴大人会合时也会这样做。”

“——感激不尽，芙蕾德莉卡小姐。”

“恩，请放心。”

芙蕾德莉卡接下了一切，让奥托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总觉得，有点奇怪......” 艾米莉娅看起来一时不太理解，但如果不断重复下去，她应该会接受。

不过加菲尔可能偶尔会回忆起来取笑奥托。

“但是，贾克罗泽大人他们提到的，帝国的危机是...”

“我们应该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悲观的未来预测，还是......由于情况特殊，我无法向其他笼子里的女性确认。”

“在兄弟离开前，（本大爷）在城里四处打听也没有听到类似的事情，你知道吗？”

他们改变了话题，疑问集中在造成贾克罗泽和蝙蝠人们施展暴行的，对帝国未来模糊的担忧。

贾克罗泽说过“在不久的将来”，但真的迫在眼前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芙蕾德莉卡她们能否免受影响？

『危难来临之际，吾辈将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如果有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蝙蝠人将即时赶来支援。』

贾克罗泽的话语满溢着感激之情，这并不是为了给芙蕾德莉卡留下个好印象，而是出于让他的性格如字面意义上被纠正的感激。（译者按：物理纠正哈哈哈。）

当然，不借助他们的力量的情况是最好的，但是。

“————”

而且，即使他们改过自新，贾克罗泽他们的未来也不光明。

他们所造成破坏的规模是巨大的。即便受害者们能够平安回家，想来也不会让事情圆满解决。虽然不清楚佛拉基亚帝国是如何裁定罪行的，但他们很可能面临残酷的处置。

但是——

“佛拉基亚的皇帝一定在尽全力使这个国家保持和平，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会听取贾克罗泽他们的说法的。”

是的，艾米莉娅相信未来的光明，而芙蕾德莉卡也想相信艾米莉娅。

帝国建国以来的平稳——也许是以艾米莉娅无法想象的血腥方式维持下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寻找菜月先生，没有必要担忧这个问题。”

奥托也得出了与芙蕾德莉卡相同的结论，但他不打算与艾米莉娅分享。他的话语既冷漠又可靠，让人想要忘记他今天的失误。

尽管如此，失误并不仅仅是奥托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所有人都需要承担的。

“但是，奥托兄平安无事地归来就好，只是有些郁闷要怎么对佩特拉和碧翠丝解释。”

加菲尔嘎吱嘎吱地挠着头，芙蕾德莉卡也有同感。

急躁地留在旅馆里忍耐的佩特拉，一定相信着芙蕾德莉卡她们会带回一些关于昴的行踪的情报。

拖延了回旅馆的时间，还毫无线索可言，这会让她有多么沮丧。

带着如此头痛的烦恼，芙蕾德莉卡等人回到了旅馆——

“——大家，不好了！『夏美・施瓦茨』出现了！”

“————”

正在旅馆的接待处一直在等待着芙蕾德莉卡等人归来的佩特拉，一见到他们开口一句话就让所有人的思绪都停滞了。

“欸？夏美去帝国了吗？为什么？”

——不，只有艾米莉娅与芙蕾德莉卡等人不同，她惊讶地歪着脑袋。

这是因为她是唯一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的人，揭开真相可以等到下回，现在她需要先弄清楚这个发言的真正意义。（译者注：在《三傻同行！被诅咒的女神像篇》中艾米是唯一一个没认出昴的女装的人。）

“夏美·施瓦茨，对吧？这到底怎么回事......”

“从这里向西走一段时间，好像有个叫做瓜拉尔的城市。那里发生的骚乱，似乎与『黑发的少女』夏美·施瓦茨有关。”

“碧翠丝！可以醒来了吗？”

就在芙蕾德莉卡试图深挖事件时，她的疑问却被碧翠丝回答了。

离开了昴，需要进入『节能』状态的她醒来说明了什么，让以艾米莉娅为代表的外出的人都睁大了眼睛。

“听到这样的事情，谁能睡得着呢？”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佩特拉大小姐，你是怎么听到这种消息的？”

“我想多了解一些有关昴的事情......但是不仅是这些。”

本来，在加菲尔把手放在佩特拉头上，表扬她的功绩时，佩特拉通常会轻柔地把手拨开，但这回，她带着无法平静的表情环顾四周。

这让人感觉像是相当不祥的预感的开场白。

“本来，夏美·施瓦茨这个名字和『黑发的少女』就给人一种让人头痛的氛围，，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这个『黑发的少女』，好像攻陷了瓜拉尔这个城市。”

“——攻陷，城市？”

佩特拉小心地选择着词汇，试图用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来传达这个消息。但是她选择的词语太过温和，并没有很好地将意思传达给芙蕾德莉卡等人。

攻陷城市不是一般情况下会使用的措辞。如果使用了，那就是——

“之前还以为他挺老实的......”

“那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啊......”

继芙蕾德莉卡之后，加菲尔和奥托也陷入了与她相同的目瞪口呆的处境。佩特拉和碧翠丝可能也有了相同的结论。

之前他们以为昴被传送到了帝国，应该陷入了困境。但现在，他和雷姆平安无事地在一起这种简单明了的构想已经粉碎了。

而且，攻陷一个都市本身就是明确的对体制的叛乱。

“不会，贾克罗泽大人所说的就是......”

贾克罗泽对帝国秩序的崩溃的到来有着敏锐的感觉。本来对这是否真实还存在疑问，但现在这一切突然带了些现实的意味。

不仅如此，这一切还与他们熟悉的人有关——

“夏美的名字是......”

“——是在说昴，艾米莉娅。”

“昴？”

碧翠丝告知了唯一不了解情况的艾米莉娅。

这一事实对于不知道夏美·施瓦茨的真正身份是昴的女装的她来说，一定是一个冲击性的消息。虽然芙蕾德莉卡并没有隐瞒，但她觉得自己像是在帮着撒谎，这让她感到一阵说不出道理的罪恶感。

然而，艾米莉娅高兴地拍了拍手，“原来如此。”

“昴是为了不在帝国出名，才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吧。就像奥托君和加菲尔一样。”

“欸？”

“他们两个也借用了奥黛丽和加奈特这两个名字不是吗？这就和昴借用夏美的名字一样。”

艾米莉娅点了点头，完全用自己的信息得出了这个结论。

她的话让芙蕾德莉卡等人面面相觑。实际上，根据艾米莉娅所掌握的信息，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是很自然的。

而且，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理由去解开这个结，阐明事实。

重要的是——

“——昴使用了我们能够理解的名字。我想这是昴在传授给我们他的下落。”

芙蕾德莉卡、奥托等人也持有和艾米莉娅相同的意见，点了点头，

坦白地说，在通过『常闇』到达帝国后，为了救出早前被绑架的奥托，她们四处奔波，已经身心俱疲到了极点。但是——

“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吧。去那个……”

“瓜拉尔...... 城郭都市对吧。”

“——就是那个瓜拉尔！”

艾米莉娅紧握拳头，宣布道。

终于听到了可能是失踪的昴和雷姆的行踪的情报。虽然伴随着不安定的气氛和火药味的帝国情势，让人倍感紧张，但是——

“——一定没问题的！我们一定会平安回去的。”

是的，没有人能够否定艾米莉娅强有力的宣言。

——实际上，他们在这里获得的关于『黑发的少女』夏美·施瓦茨的传闻，毫无疑问就是他们一行人寻找的菜月·昴。

然而，在他们到达城郭都市时，它正处于自都市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与昴等人的重逢也不会轻而易举。

贾克罗泽·布劳所畏惧的帝国秩序的崩溃无疑将要发生，佛拉基亚帝国的和平将被打破，引发出帝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动荡。

然而——

“等着我，昴，雷姆。我们一起走吧！”

是的，支撑着专注前方的艾米莉娅的一行人的眼神，没有一丝动摇。

《完》



出自短篇集8，插画：﻿福きつね